



□本报记者 杨 莉

9月21日，“阅见毕节”2026年主题活动第六期“转战乌蒙山 绝境闯胜途”在赫章县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开展。著名党史专家薛庆超，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福仁，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教育长敖以深，与毕节市融媒体中心中心主持人龙啸一道重新回溯90年前那场“一万人进去，一万人出来”的乌蒙山回旋战。

1936年春天，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下，在乌蒙山区跟十倍于己的敌人“盘旋打圈子”，转了近一个月，走了上千里，最终胜利突围。

薛庆超用一句话概括：“乌蒙山回旋战是集游击战和运动战之大成的经典战例。”他说，这场战役与毛泽东指挥的四渡赤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用机动换主动、用空间换时间”，但乌蒙山面临的自然条件更为恶劣。

余福仁从贵州党史的坐标出发，指出“从贵州长征文化的历史坐标来看，乌蒙山回旋战是在遵义会议成功召开，继中央红军取得四渡赤水战役胜利之后，红军战略转移中的又一个成功战例。”

余福仁还详细解读了野马川会议的历史意义。1936年2月下旬，红军退出毕节，原计划转向安顺，但蒋介石急令6个纵队追堵，截断了前往安顺的道路。

1936年3月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在赫章县野马川召开会议，全面分析敌我力量对比和兵力部署，决定放弃原定的直接前往安顺地区的计划，利用乌蒙山地形、气候、群众基础等条件，以赫章为中心，在赫章、威宁和云南彝良、镇雄一带与敌军周旋。

余福仁说：“在‘铁桶合围’的绝境中，红军没有选择硬拼，而是利用乌蒙山复杂地形，采取‘打圈子’战术——用机动换主动。”他认为，野马川会议是调整战略转移方向的关键转折点，直接部署了乌蒙山回旋战。

敖以深则从“绝境与胜途”的角度切入。他说，当时红军面对的是十倍于己的敌人，自然环境又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的乌蒙山区。红军没有硬拼，而是用“打圈子”的战术，最终化被动为主动。

敖以深还指出：“回旋战不仅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红军在黔西北期间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是红军长征途中在贵州建立的跨省苏维埃政权。红军沿途宣传党的政策，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播下了革命火种，赢得了乌蒙山区各族群众的帮助。

很多群众给红军当向导带路、提供情报、救护伤员、赶做军衣军鞋，使红军在艰苦的山区环境下有了物质保障。

对话最后，三位专家从各自角度总结了乌蒙山回旋战的当代价值。薛庆超从军事辩证法角度指出：“在绝对劣势中不要硬拼，要善于在运动中寻找和创造战机。”

余福仁从贵州长征文化的角度谈到，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之一，乌蒙山回旋战是贵州长征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篇章。

敖以深从干部教育角度强调，乌蒙山回旋战是党性教育最好的鲜活教材之一，在绝境中不放弃、在困难中找方法，靠的就是实事求是。

90年前的那场回旋战早已结束，但它留下的智慧没有过时——不硬拼，不等靠，在运动中找机会，在难处找出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乌蒙山回旋战”，每一代人都也要在自己的“乌蒙山”里，转出那条通往胜利的路。

从「打圈子」到「闯新路」 ——「阅见毕节」二〇二六年主题活动第六期走进赫章县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



名家访谈现场

90年，毕节从未忘记

□本报记者 杨 莉

9月21日，“阅见毕节”2026年主题活动第六期非正式访谈正式启幕。著名党史专家薛庆超与毕节市融媒体中心中心主持人龙啸一同踏访红色旧址。循着烽火印迹，回望峥嵘岁月，解码红军在毕节绝境重生、扎根群众的红色力量。

访谈的第一站，选在了赫章县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在纪念碑前，薛庆超讲起90年前的乌蒙山回旋战：“在长征的危急关头，红军在乌蒙山里跟敌人周旋，看似被动，实际上每一次转移都是在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用贺龙的话说，这叫‘打圈子’，圈子打完了，仗也打赢了。”

在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摆放着一张作战示意图，讲解员侯欣一边指着图上的行军路线，一边细述乌蒙山回旋战的“打圈子”。

“1936年2月底，红二、红六军团从毕节撤出后，敌人从四面八方压过来。3月2日，总指挥部在赫章野马川召开会议，决定以乌蒙山为屏障，以赫章为中心，在赫章、威宁和云南彝良、镇雄一带迂回，用机动灵活的行动跟敌人周旋。红军从野马川出发，经奎香、以则河、哲庄坝，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了近一个月，走了上千里。”



薛庆超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参观



讲解员讲解作战示意图



薛庆超和龙啸在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参观

河、哲庄坝，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了近一个月，走了上千里。”

“‘打圈子’的战术在长征中其实不是孤例。四渡赤水的时候，中央红军在川黔滇边界来回穿梭，用的也是这个思路：用机动换主动，用空间换时间。”薛庆超说。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龙啸与薛庆超参观了遗址，其中4个小战士模样的塑像和几处斑驳的土墙引起两人的注意，牵扯出一段往事。

长征激战期间，4名小红军因负伤掉队，被当地百姓孙忠海一家救护。当时敌军和当地地主武装挨家挨户搜捕红军伤员，孙家人见情况不妙，趁着夜色悄悄把几名红军背到了湾子林看苞谷的草棚里躲藏。遗憾的是，地主武装还是找到了这处草棚。4名小红军最终被残忍杀害，抛尸荒野。而当时，孙大娘为了保护小红军，冲出来用身体抵挡，土匪把她的双腿打断。孙家唯一值钱的母牛也被抢走了。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走访中，讲解员娓娓道来一段段暖心往事：有一位名叫张发顺的老人给红军带路，红军留他吃饭、和他睡一张床，怕他受寒用灰毡盖严实，临走硬塞给他三块大洋；另外一位名叫王满秀的当地人帮红军做饭，红军给她两块大洋，说：“你苦得很，拿去买双鞋穿”。

“百姓冒死相救，红军以礼相待。这种双向奔赴，才是真正的水鱼情深。”龙啸感慨道。

离开赫章，访谈团队走进七星关区百花路19号，这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途中建立的省级政权——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旧址。1936年2月8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在大定正式成立，2月17日迁至毕节，成为红军扎根黔西北、发动群众、开展革命的核心阵地。

“红二、红六军团不只是在‘走’，他们还在‘建’，建立了8个区级苏维埃政权、95个乡村级苏维埃政权，组建了近百支游击团队。”薛庆超说。

随着访谈的推进，薛庆超与龙啸走进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这里原来是一个教堂。

“把政治部设在一个教堂里，这说明红军在毕节的工作是开放的、包容的。”薛庆超说。

旧址的展陈记录着，红军驻扎期间，积极宣传抗日主张、传播革命思想、开展群众工作，唤醒了各族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毕节期间，有5000多名各族儿女参加了红军。

龙啸问：“为什么毕节的老百姓愿意跟着红军走？”

“因为红军‘为穷人打天下’。打土豪、分田地，老百姓亲眼看到红军是替他们说话的。再加上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红军的主张真正走进了老百姓的心里。”薛庆超说。

离开红六军团政治部旧址时，此次访谈也落下了帷幕。90年前，红军的驻扎、黔大毕的建政、哲庄坝的迂回，都已沉淀在历史深处。而今天，哲庄坝的纪念碑、遗址上斑驳的土墙、七星关的老楼，依然矗立。历史从未走远，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留在了这座城市的日常里。

“阅见毕节”名家说



“乌蒙山回旋战是集游击战和运动战之大成的经典战例。毛泽东同志后来评价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折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



“乌蒙山回旋战在贵州这片土地上发生，是贵州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责任把这段历史讲好、把红色基因传下去。”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乌蒙山回旋战’。面对困难，不是硬拼，而是找方法、找出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赫章县哲庄坝红军战斗遗址小红军塑像